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疑卷十

元　鄭玉　撰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張氏曰至者告于廟也莊公忘父讐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以為有人心者宜于此焉變矣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也

祭叔來聘

穀梁氏曰祭叔天子之内臣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

也臨江劉氏曰祭者何邑也叔者何字也曷為邑而字天子之大夫也謝氏曰祭叔天子内臣祭公也祭公比外諸侯以聘禮至魯故奪爵書字張氏曰祭叔祭公之臣為祭公而聘魯　愚按祭叔當是祭伯之弟為祭伯来聘也胡氏曰祭伯来朝而不言朝祭叔来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来訃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私交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高氏曰齊社與魯社同爾又何足觀觀公之行事如此而春秋所書之意蓋可見矣張氏曰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其廢禮典而夸愚俗兆于此矣故左

氏外傳載曹劌之言曰齊棄太公之法觀民于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程子曰婚議尚疑故以觀社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公羊氏曰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謝氏曰聘問之禮通于中國故荆進稱人陳氏曰聘未有書人者其稱人荆未有大夫也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荆未有君也荆未有君大夫也而稱人于是始蓋進之也進之也者憂之也高郵孫氏曰畧之曰荆人猶言其微尚可禦也至文九年使椒来聘其國已盛而交通諸夏諸夏與之等矣春秋不復外之用見楚人之盛中國不能外之也家氏曰書荆書楚子每書輒異者

著其漸盛與中國爭衡非進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高氏曰及者公意也婚議猶未定故公往見齊侯于穀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曰遇此見公不恤國家之事惟婚姻是務家氏曰莊公之為此遇繼納幣觀社而書著其急于得偶而求之惟恐其未至也說者謂穀之遇齊人要魯以盟而後與魯為婚故是冬復為扈之盟明年乃以姜氏歸孟子謂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其莊公之謂與或曰如强弱弗敵何曰齊桓之始入柯之未盟未嘗一往會齊亦無責乎魯意者齊桓猶知義之所在念其父讐未雪而不敢責之以常人之禮及高傒來盟以大夫伉君公反因是以納幣而請婚焉齊人愈傲而公愈卑自是受欺于齊益甚蓋有以自取之

蕭叔朝公

薛氏曰蕭叔附庸之君也朝公何因公出而朝乎外

胡氏曰穀齊地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于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所不受必反之于正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宫楹

高氏曰莊公不能為桓復讐而反娶其女以奉祭祀其無父之心夫人皆知之而莊公惡人之譏已也故

丹楹刻桷以示孝心之不忘甚矣其無父甚矣其行詐也夫宗廟之飾國有彝典而妄肆奢麗加于禰宫亂王制瀆先君不恭莫大焉聖人直書其事具文見意故凡加非禮于先君之廟者皆春秋之所誅也後世人君崇侈廟宇踰禮越制自謂吾嚴奉之勤而臣子一有敢議者則指以為不忠不孝而加罪焉是皆不知春秋所書之旨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高氏曰此離盟齊已霸矣復為離盟者婚議雖定齊猶疑之故為盟此盟齊志也齊侯以公求婚之急甘心卑下恐有心報齊不憚屈辱為可憂也于是致公于扈以盟冀絶婚後悔吝云爾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

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胡氏曰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桷為盛飾以誇示之自常情而觀丹楹刻桷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于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為後世鑒家氏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而復沿其父

之所從出而知有其祖有曾有高焉又沿其曾高之所從出而有始祖焉皆為之廟以祀之禮自天子至諸侯公卿大夫士隆殺有等夫然後盡其禮不以踰禮而為榮也不以僭禮而為孝也今莊公忘父之讐狥母之欲娶讐女以為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既又自知其非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是悖禮也以悖禮施之親廟不足以榮其親適足以悖其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父也隆于父而薄于祖無祖也無父

無祖禽獸之道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氏曰親迎恒事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氏曰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于前其

義不可受也泰山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高郵孫氏曰夫人之至嘗告廟矣然聖人不與莊公以讐人之女而見其父也特變文而書曰夫人姜氏入以明仇讐之女無時而可與通況取其女以事先君之廟乎高氏曰夫婦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夫人淫于二卿殺其二子幾喪魯國而終見討于父母之邦由其始之不正也是以春秋盡其辭焉胡氏

曰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讐人之女薦舍于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致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不孝之罪家氏曰自納幣為始至用幣為卒春秋備書以責之彼愚人何足責哉彼魯莊公亦何足責哉實備書以責齊桓也桓為盟主方將秉法以示諸夏謂魯莊不當請婚襄女則明義以斥絕之孰曰不然苟欲鎮撫魯國而許之則當謹于用禮飭齊女以行婦道毋使為二國羞今也不然

納幣未幾要以觀社觀社未幾而有穀之遇扈之盟最後逆女姜乃不與公偕歸是孰使之然哉不責齊桓而誰責哉及哀姜驕淫不婦以害其君然後取而戮之亦已晚矣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獸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别也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

羊氏曰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不宜用也　胡氏曰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高郵孫氏曰聖人罪莊公娶讐人之女而又侈之至于失禮故書曰大夫宗婦覿用幣所以見幣非婦人之贄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氏曰羈蓋曹之世子即位踰年而不稱爵不能君也赤不繫國不稱公子蓋庶孽也謝氏曰戎之侵曹也羈微弱不能保其位故羈棄國出奔羈之出也赤為所納而人心從之故赤歸曹春秋首書戎侵曹而繼以羈出赤歸者以明曹國廢立之命皆制于戎也莊公之卒也羈以世子嗣位已逾年矣稱名不稱國以其絕于國人也赤以公子入國非正也非正而稱歸以罪羈失人心而國人歸赤也其于羈也稱國以

明正去爵以示絶其于赤也去國以明非正稱歸以明得國而羈之喪失君道赤之進不由正于此見矣

胡氏曰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于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戒張氏曰赤以戾逐適戎以逆間順而天子方伯不能正比事屬辭簡明之㫖可見亦以累齊也

高氏曰按史記世家自曹莊公之後僖公夷昭公班各立九年今考經文自赤歸至班卒共十八年合之于史則各據九年疑赤即僖公而世家誤作夷也

郭公

上下必有闕文誤字或曰郭亡亦强通之也當傳疑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始結陳好也　女叔三傳皆以為字獨劉朔以為陳大夫名陳氏曰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隣無聘者矣于

是交聘齊桓公為之也自女叔之後諸侯之會數而朝聘皆之盟主矣春秋所以作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穀梁氏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陽也樸鄉呂氏曰聲陽類也鼓所以作陽而助聲也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鼓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而周官救

日月則有鼓人以詔王鼓有太僕以贊王鼓詳于用鼓者急于助陽也天子伐鼓于社者社陰之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諸侯卑天子責神諸侯自責而已諸侯而鼓于社則失正矣復用牲非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薛氏曰禮天子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胡氏曰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也

伯姬歸于杞

穀梁氏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胡氏曰逆者非卿其姓氏不登于史册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高氏曰若時君之女則加子字以別之此伯姬若桓公末年所生之女則于今殆二十餘歳蓋已失時公既娶而後嫁之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氏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高郵孫氏曰日食必鼓者必陰侵陽其驗甚遠而為災未見

大水則災及于物其驗已明其災已著其災未見則聖人為伐鼓之法以救陽且以警于人君也驗已著者則無事于鼓也謝氏曰社主土門主出入大水之為患也魯人欲以聲駭變故鼓欲以土勝水故用牲于社欲以門禦水故用牲于門凡天地之變先王責諸已求諸人而已猶以為未也又以陰陽象類致力乎祈禳祭享之間所以盡救災之道也方是時莊公君道不脩國事不治久矣魯人不知所以消變而一

切求之祈禳之間其祈禳一切以意而不以禮夫救災之道遠矣大水漂蕩而欲以鼓駭之不亦愚乎大水出為國害而欲以社勝之以門禦之不亦惑乎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曰魯出朝聘皆書如謝氏曰友莊公弟以公子為卿故書公子樸鄉呂氏曰公子母弟一也或稱弟或稱公子者禮諸侯絕朞而臣諸父昆弟君臣者分之別也昆弟者恩之屬也禮不可以無分異貴賤則

禮法嚴臣不可以敵君申私恩則公義廢然則春秋之書公子乃其常也其書弟者變之正也友如陳報女叔之聘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樸鄉呂氏曰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必以乘間而侵我也二十年而齊人伐之必以姦紀而為暴也今又侵曹以出羈因亂以納赤其勢浸盛矣許氏曰齊魯伐戎而中國崇隱桓以来世有戎盟至于莊公戎

始變渝我是以有濟西之役于此伐戎義以勝矣

曹殺其大夫

高郵孫氏曰禮曰刑不上大夫者一國之選而人君之所尊任者也選之得其人而任之當其才故君臣相與而國家以治不幸其選之非人而任之不見其功則放之而已蓋大夫有罪而放之為之君者已有罪矣況刑之乎故曰刑不上大夫也張氏曰諸侯雖專一國之權而卿大夫非大罪極惡不得擅加以刀

鋸必以聞于天子此王制之所甚謹蓋視為一體則恩意之篤自足以感其忠敬之心于無窮視猶土芥無罪而殺之則寇讐之視有所必至此春秋于殺大夫所以詳書而謹之上下相殺之變至于定哀而極也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事不請于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于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所謂義繫

于殺者罪在于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
故止書其官而不復錄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
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
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
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
之而不以歸于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
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
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

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于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與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陳氏曰凡殺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君也莊公卒有戎難羈出奔陳赤于是簒曹簒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宋杵臼之弒也始不書賊而曰宋人以是為君無道也無道而殺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也是故曹僖公之大夫不名宋昭公之大夫不名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胡氏曰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伐戎秋又伐徐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

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家氏曰杜氏以伯姬為莊公之女即二十五年歸于杞者陸氏謂春秋時有子叔姬者三皆謂時君之女

禰子者以别先君之子公穀以為同母姊妹非也則此伯姬未必是莊公之女藉是莊公女于洮亦非歸寧之地春秋書公會杞伯姬于洮非歸寧之義也謝氏曰伯姬魯女洮魯地女有歸寧于國無出會于境洮之會在魯有敗禮之愆在杞失正家之道陸氏微旨曰參譏之也公及杞伯姬俱失正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　愚按十六年會于幽始書同盟至是再

會于幽復書同盟然前盟會者九國今止五國特以陳鄭反覆至是始服故齊侯會公及宋望國而盟之不再盟他國也程子曰同志而盟非率之也謝氏曰明年荆伐鄭公會二國救鄭然則鄭苦于楚欲與中國同盟可知也高氏曰齊侯九合諸侯此其二也十三年北杏之會稱人十五年鄄之會不稱公而去年伐徐之役猶以宋主兵故穀梁氏謂此盟授之諸侯授之諸侯齊桓得衆也胡氏曰同盟之例有惡其反

覆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于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于勉强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于齊矣至是齊桓强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于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于盟所欲也故特書同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季友之舊也　高氏曰大夫不交諸侯諸侯不

行使乎大夫今公子友往會他國大夫之葬蓋私行也魯人聽其出故同出使之文而繫之葬原仲以重其罪謝氏曰諸侯相葬禮也人臣無境外之交卿非君命不越境公子友以私事出境葬大夫其專命僭制不待貶絶而自見矣　愚按春秋書人臣出境未有著其事者此獨書葬原仲何也蓋不著其事則嫌于出聘故特書其事以明其以私事出境而更不加譏貶之詞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

冬杞伯姬来

歸寧也　趙氏曰合禮者常事不書豈有二百四十

二年内女惟两度歸寧乎蓋知非禮而来故書高郵

孫氏曰春秋内女適諸侯者多矣于其歸寧未嘗曰

子某歸寧常事無書也伯姬非莊公子義不當歸故

書曰杞伯姬来也薛氏曰非公之子不歸寧非公之

子而歸故曰来也陳氏曰内女為夫人凡八見于經

未有書公者而會自伯姬始由是来朝其子由是来

求婦伯姬之為皆未之前聞也是故終伯姬之世但

書來

莒慶來逆叔姬

高氏曰叔姬者伯姬之妹皆非莊公女也穀梁氏曰

諸侯之子嫁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程子曰人臣之

禮無外交故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以莒慶國卿而與

魯為婚是外交也不書逆女而云逆叔姬以別卿為

君逆也臨江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叔姬非適諸侯

也何以得書以公之自為之主敵則書也胡氏曰諸侯嫁女于大夫而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来朝

謝氏曰伯姬在魯故杞伯来朝　愚按杞二王之後爵本上公在桓公時猶稱侯至是稱伯其後遂稱子或曰為時王所黜或曰齊桓之伯以弱強為次或曰以其用夷禮或曰自侯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或曰滕薛杞爵號不同皆口授傳寫小國多誤衆論

紛紜闕之可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春秋闕疑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疑卷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汪學金

謄録舉人臣蔡枝華

春秋闕疑卷十一

元 鄭玉 撰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頽子頽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十九年秋五大夫奉子頽以伐王王不克出奔温蘇子奉子頽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頽二十

年夏鄭伯遂以王歸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
取其寶器而還二十一年春鄭伯虢叔殺王子頹及
五大夫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
至是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愚按子頹之事使誠有之乃王室之大變春秋何故
不書齊人奉王命以討衛不王之罪春秋亦當特書
以著其美而無一辭及之何也况子頹之事乃衛侯
朔之所為已歷十年之久朔又死矣不應至是始命

齊侯討其子也況取賂而還亦非齊侯始霸之事皆不可信泰山孫氏曰前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衛侯不至故齊人伐衛謝氏曰齊人伐衛以衛有可伐之罪也衛人有辭不服故與齊人戰焉衛人力不勝齊故敗績桓公威力可謂盛矣然伐國不以道則雖小國有至舉兵相敵終於卒伍敗衂而後退焉者也故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桓公以仁義用兵特假之而已安能使人

心服哉故齊之伐衛也上書伐下書戰以著衛人無服齊之志也春秋戰分主客戰而為主者其罪大戰而為客者其罪輕以戰由主起故也齊人以兵來伐我茍直焉以義辨吾之直而勿與之校可也謹邊陲嚴備守需其變而勿與之爭可也上訴天王下告列國求為之助以解其危可也若夫不恤民命而以戰為心則曲反在我而不在人罪反在此而不在彼矣然則春秋以齊人主伐而以衛人主戰者以明兩國

之戰由衛人欲戰所致也戰之爲禍大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皆戰之由也故仁者之兵有征無戰邦國有罪以兵誅罪而已服則舍焉未嘗以戰爲事也邦國有亂以兵定亂而已順則止焉未嘗以戰爲事也用兵而至於戰者皆好功嗜殺而輕民命也故春秋以大罪歸於首戰之人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宫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秋申公鬭班殺子元鬭穀於菟為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穀梁氏曰善救鄭也謝氏曰文

公與諸侯同盟故荆伐鄭聘稱人進之也伐復稱荆外之也荆人陵犯中國久矣天子不能制方伯不能卻小國困于水火亦久矣方是時荆以不仁伐鄭而三國能出力救之三國與鄭同盟而復能與之同患小國有息肩之地矣胡氏曰桓公主兵鋤強救弱之事見矣

冬築郿

胡氏曰郿邑也凡用工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

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　胡氏曰麥熟于夏禾成于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于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劉敞謂不言如齊

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情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蘇氏曰是歲未嘗有水旱蟲螟之災而書大無麥禾者劉向春秋說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言孫皓時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合境皆然連歲不已則所謂大無麥禾也愚謂春秋書此見莊公不用心于民事

歲之凶豐食之有無皆所不問及冬民饑始知大無麥禾急遣臧孫辰告糴于齊也苟非齊桓有救災恤隣之義則魯民之不爲饑殍者幾希矣他日葵丘之會申嚴遏糴之禁豈非自此而推之乎然則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其民無菜色者以其備之有素也有國有家者其可不知所務而預爲之備乎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公羊氏曰新延廐修舊也修舊何以書凶年不修轂

梁氏曰冬築郿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臨

江劉氏曰延廐者天子之廐非諸侯之廐也高氏曰

魯侯僭乘天子之車備十二閑之馬聖人不敢斥言

之是以特因其修舊而書以譏之且去冬大無麥禾

今又新延廐所謂廐有肥馬民有饑色何以為民父

母乎謝氏曰廐以安馬而已亦惡舊而新之莊公好

治宮室可知也冬方告糴春又興工民困之不憂廐

陋之為恤與孔子問傷人不問馬異矣

夏鄭人侵許

許氏曰許以近楚自齊之霸未會諸侯故鄭侵之自是而後許從中國矣

秋有蜚

公羊曰記異也何氏曰蜚者臭惡之蟲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書有言本無也家氏曰洪範五行傳云蜚荒徼之物越之所生其為蟲臭惡能害人獨

劉原父云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

草則死見則國大疫與傳註所言蓋兩物也高氏曰此亦遠人亂中國之象自此中國不以為怪故一書而不復書如鸜鵒之類中原皆有之故始于春秋之時自春秋以来鄋瞞陸渾雜居中原豈此數物為之兆乎古者橘逾淮而化枳今淮宋之間橘大如柑乃知物理之變殆不可測後世之事古人不能知者衆矣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高郵孫氏曰内女歸為諸侯夫人無他惡行即書卒猶不書葬其賢行之著者則書卒書葬以旌之異于他女也紀叔姬為紀侯之媵法不當書而春秋書歸于紀歸于酅而卒葬皆詳書之者特賢之也胡氏曰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于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家氏曰以此防民猶有儷體宸居國亡不能死委身於仇讐

如晉之惠后者可為痛哭流涕矣

城諸及防

謝氏曰諸防二邑諸役纔已防役又興書及著其不恤民力也凡土工苟害于民雖時勿興可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穀梁氏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趙氏曰魯蓋欲會齊圍鄣至成待命聞

鄣已降故不行耳然疑事無質但當存而勿觧　愚謂是時齊桓正霸齊魯方睦决無爭鄣之事當以趙說為是然不可考矣

秋七月齊人降鄣

公穀皆以鄣為紀之遺邑杜氏以為紀之附庸啖氏曰鄣自是小國爾　愚按紀亡已久遺邑將安所屬以至于今啖氏之說近是齊人降鄣於以見桓公霸業之成兵威之盛也降者有以得其心而使之屈服

詩云我心則降是也古之善為兵者不陳善陳者不戰今齊人臨鄣兵刃未接而能使之屈服服則舍之而不復加之以罪亦可謂善為兵矣五霸桓公為盛豈不信哉先儒以為齊恃强凌弱使之降故書齊人降鄣以罪齊者過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杜氏曰濟水歷齊國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　愚按濟之遇左氏以為謀伐山戎然伐戎之役魯實不與獨髙氏以為齊將伐山戎道由魯濟公于是乎出迓之故書曰遇若邂逅相值理或然也

齊人伐山戎

胡氏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衆

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以事邊陲捨近政而貴遠畧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

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高氏曰以此為防而後世猶有開邉拓境好大喜功如秦皇漢武甘心徼外者實萬世之龜鑑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胡氏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縁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其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

高郵孫氏曰薛伯卒經無其名舊史失之

築臺于薛

杜氏曰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穀梁氏曰軍得曰捷公羊氏曰獻戎捷威我也左氏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高氏曰始伐稱人此其稱爵者

方其伐戎過我固已貶之此獻捷而稱人則疑若微者故特書爵以誅齊侯矜功威魯之罪謝氏曰軍以捷為功故勝敵為捷詩曰一月三捷是已以功告上為獻獻臣子之禮也詩云在泮獻馘是已齊之克山戎也齊侯躬以戎捷耀魯將以震動小國而威之也春秋退抑齊侯而書曰来獻黜其强也黜其强者不與大國以威諸侯也齊大國也來獻戎捷卑者之事也以卑者屈辱齊侯而春秋抑强扶弱之心見矣夫

構禍邀功使生民陷于荼毒以好戰者為之患也沮直害忠使柔良困于沉溺以恃强者為之患也故春秋紀兵不美戰功其為道也不與强凌弱　愚謂春秋之所謹王霸中外之辨也書齊侯來獻戎捷所以抑霸也書楚人使宜申来獻捷所以抑戎也是舉也自齊侯誇示則為榮自聖人書之則為辱妍醜見鑑而後明輕重經衡而後定也舜之告禹曰女惟不矜天下莫與女爭能女惟不伐天下莫與女爭功固聖

人之明訓及觀夫子稱孟之反不伐抑齊侯之獻捷則人之處軍旅之間勝敗之際亦有道矣

秋築臺于秦

謝氏曰害民以興土功耗財以供不急放心以事盤游作非法以遺後世乃一歲三築臺而不已莊公之過也張氏曰一歲築三臺正所謂及時般樂怠傲者則其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高氏曰當是時慶父執國政而通乎夫人故數築臺于遠地以為公游

觀之娛公亦為其所惑而不自知也可為後世戒

冬不雨

程子曰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不雨亦旱也謂之不雨者遠近徯雨咨嗟之辭也高氏曰一時不雨未為災也書之以見公暮年興役不已而災異數至也高郵孫氏曰易之象陰陽和者曰雨睽之上九曰往遇雨則吉其不和者則曰不雨小過之六五曰密雲不雨然則凡雨皆陰陽和

也不雨者皆陰陽不和也書不雨記陰陽不和之異也人與物在天地間仰陰陽以生也陰陽不和則所以仰之者不遂矣故春秋之法一時不雨亦書不以其為災不災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為管仲也　高氏曰小穀魯邑今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先儒以為齊邑魯為管仲城之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繫之齊矣且公雖感齊侯之私豈肯為管仲

城邑乎彼殆見昭十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寘管仲焉故有此説殊不知齊自有穀如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此齊穀也非魯之小穀薛氏曰莊公自六年之後無麥苗大無麥禾螟螽蜚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之性尚當少警而公之侈心日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桷告糴之後有築郿之役次年新延廐城諸防去年不雨而三築臺今歲又城小穀平歲猶曰不可況薦饑而

輕用民力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高郵孫氏曰宋公序齊侯上者宋為之志也高氏曰梁丘宋地宋序齊上者地主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

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高氏曰傳載季友殺叔牙之事攷之於經全不寓微意且公既有子何必問後而叔牙輒以慶父對若公以為不當立則自不立矣何至於殺叔牙耶殺叔牙而反使慶父執國政此又何理耶況此去公薨尚遠豈公臨終之事耶公羊氏以為將弒

莊公此又無謂之甚者以此言之公子牙蓋自卒耳高郵孫氏曰季友遏惡于未萌乃春秋之所重春秋既不以骨肉相殘責之當變文以見意不當但書卒也二傳但見公子牙魯之大惡者而卒于莊公之前又季友方用事于魯疑其為季殺之爾且當據經為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穀梁氏曰路寢正寢也寢疾

居正寢正也謝氏曰公薨必書其所謹凶變也遇弑則不地故也莊公宣公成公薨于路寢正也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襄公薨于楚宮定公薨于高寢不正也隱公閔公不地以明不得其死也桓公薨于齊以明遇禍于齊也昭公薨于乾侯以明客死于晉也趙氏曰君必終于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于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闈嚴飾之小

人女子不尸重任賢良受託咼足交輔則簒弒之禍曷由而至哉胡氏曰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强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權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已未子般卒

共仲使圉人犖賊殺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羊氏曰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高氏曰子般卒三傳皆以為慶父所殺及之于經全不寓微意而所書正與襄三十一年子野同若以子般為被弑則子野亦豈被弑乎惟文十八年書子卒而不名者乃被弑也何則既書子卒即書夫人姜氏歸于齊蓋文公既薨子赤為宣公襄仲所殺而弑君之賊又自立矣姜氏不能容自歸于父母

之國聖人不名子赤者以其被弑不忍名之與成君同也若書其名則與自卒者無别矣或以為先君未葬則名文十八年書子卒而不名者以先君既葬故爾是不然景王既葬矣王子猛之卒何為而名乎豈有天子未踰年則名之而諸侯反不名乎以此驗之子般子野皆非被殺而子般特以哀姜慶父之故疑若為其所弑耳

公子慶父如齊

高氏曰若以慶父弑君而出奔則聖人豈不著其出奔之罪乎乃知此非出奔也蓋莊公既薨子般又卒繼嗣未定慶父雖有僥倖之心而身為國卿加以公子之貴寧無嫌疑之避於是如齊告難蓋桓公始霸謀定其君及自齊歸魯已立閔慶父始有簒弑之意故明年齊侯使仲孫湫来省難而仲孫謂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也　愚謂聖人書子般之卒子野之卒無異文而不同于子赤諱名之例則般以正卒明矣書

慶父如齊異于慶父弑閔奔莒之文則般之死非慶父所殺亦明矣況以事言之是時齊桓方霸專以誅叛討逆為事慶父既弑其君安敢奔齊以自投于憲網齊桓聞之必執以為已功矣故弑閔公之後則不敢奔齊而奔莒也豈當時見莊公既薨子般又死故以疑似而有是說耶抑因慶父弑閔之後遂傳會以成其文耶予舊讀而疑之及觀高氏之說渙有契于予心最為得經之旨故特取之以明棄經任傳之弊

學者于此等處所宜潛心詳玩參考互訂以明其是非曲直而不為傳註所惑庶于經有得也

狄伐邢

高氏曰此為齊侯救邢而書亦見中國之衰張氏曰狄北狄前此雖未見于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强也小東萊吕氏曰桓公始霸之初狄滅衛又伐邢見得當時中國衰微至于如此之甚向非桓公封衛遷邢則諸姬之盡豈獨

在漢陽矣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於齊桓公之霸多與
辭也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又次之而荆暴
于戎狄又暴于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諸夏使
無齊桓攘服以定之豈復有周天子哉

春秋闕疑卷十一

春秋闕疑卷十二

元　鄭玉　撰

閔公

公名開一名啟方莊公之子般之庶弟惠王十六年即位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

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穀梁氏曰善救邢也胡氏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外域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至

重獨于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張氏曰論語以一匡九合之功歸于管仲蓋奬王室從簡書皆管仲發其端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名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　公羊氏曰其稱季

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小東萊呂氏曰閔公方九歲安能自會如此蓋國人上下皆惡慶父而賢季友故欲復之公與齊盟亦國人左右扶持而去當時國亂猶能惡慶父而復季友此亦見魯秉周禮處高氏曰凡人臣出奔而反國則書曰歸或曰復歸經未有季子出奔之文而書來歸何也凡奔云者負罪以出迫遂而不遑暇之辭也今魯國連喪二君當凶禍艱難之際季子以貴戚之重違而去之是之謂全

身遠害求援以庇國既而國人以慶父之故思得賢公子以輔幼主視公族之中唯季子託辭以出若愛其生以有待者魯人唯恐其不歸故公與齊侯盟而請之其書來歸者所以變乎歸之文又變乎復歸之文也既歸而遂以國政付之是其委任亦不輕矣唯其委任之重所以没其去國之因而責其後效聖人特字之而不名又不稱公子者見季子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則所以望于季子者重矣

然季子既歸乃反託親親之故卒不能平姜氏之亂討慶父之惡故使二人卒弑吾君明年書公子慶父出奔莒夫人姜氏孫于邾以著季子徒然來歸無補于急難大失國人之望是以變文書來歸者亦所以責之家氏曰慶父之奔也春秋書之其歸也不書惡其歸也季友之奔也春秋不書其歸也書之喜其歸也陳氏曰國人之欲歸季子以已亂也而季子雖歸慶父夫人亂未已俄而弑閔公於是以僖適邾則國

人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簒成而莊公之統絕慶父之簒不成莊公之統不絕者季子在也薛氏曰季子來歸雖定魯國竊國之政自此作也春秋詳其出入見其事君之際善其善起其強也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

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携貳覆昏亂伯王之器也　高氏曰此齊侯既復季子因使仲孫來窺我非使于我也故不書齊侯使而止書齊仲孫來所以嘉仲孫而譏齊侯譏齊侯有窺魯之心失霸者之義而嘉仲孫能俾齊侯務寧魯難有全魯之功故特書字以褒之五峯胡氏曰二帝三王施仁政定天下盡道而已非有利天下之心也五

伯仗義結信摟諸侯奬王室謀以自強大非有正天下之心也五伯桓公為盛忿不懲而滅譚欲不窒而窺魯其心源可考矣雖力行信義豈其如日之晝如月之夜不可離乎使其無死安知其不志驕氣溢而後有失信棄義之事哉惟其執之不敢中道廢是以得成伯者之名爾此孟子所謂假也五伯假信義而未歸則既有之矣其得罪于三王何也其以有為而為之也此王伯所以分乎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胡安定先生曰陽微國也齊桓逼逐而遷之以著齊桓之惡故貶而人之啖氏曰移其國于國中為附庸也大東萊呂氏曰聖人作春秋功過不相掩齊人遷陽罪之甚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

也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朱子曰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劉氏意林曰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上下之殺也公羊氏曰言吉未可以吉也言莊公未可稱宮廟也穀梁氏曰喪事未畢舉吉祭故非之也謝氏曰魯禘之失者三諸侯而行禘禮一也禘不于太祖而于莊公二也二十二月而吉祭三也高氏曰禘者天子之祭魯不當禘

也然成王賜天子之禮以享周公而先公因僭用之過在前世聖人不一一追貶但因事書之蓋魯國常事不可勝書故也雖然此特用其禮物耳非有追配之事故直言禘于莊公也　愚按禮記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于王室賜魯重祭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然其始蓋賜于周公之廟許用王者禮樂如八佾之類耳其後羣公之廟皆僭用之既皆僭用王者禮樂遂因

而有禘祭之名遂用郊天之禮嗚呼使武王在位之日周公為政之時豈有過賜過受之失至于成王伯禽則有是舉矣此其所以為聖賢之分也雖然是蓋過厚而已非有大失也末流之弊至于季氏舞八佾三家以雍徹上下交僭而君臣之分蕩然矣禮謹於微君子不可不慎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觀于此則知聖人之所處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陳氏曰魯之春秋

固書曰公子慶父弑公于武闈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遇弑君父之大哀也則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胡氏曰諱而不言弑何以傳信于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于見弑則没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

實直書毋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于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高郵孫氏曰弑君之賊討則書葬閔公之賊不討而使之出奔春秋不記其葬所以罪魯之臣子也　愚謂慶父雖縊不以賊討猶不討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

公子慶父出奔莒

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高氏曰先書公薨而繼書此則知夫人姜氏與公子慶父實弒公也夫季子者閔公盟而歸之以為國卿正為姜氏慶父季子專魯國之政足以有為今已踰年既不能防閑其君母稍治慶父之罪而反名弒君之禍又不能率魯國之衆以討弒君之賊乃縱之使逸故此書夫人

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者非特著姜氏慶父之罪又以見季子孤國人之望也或謂緩誅逸賊親親之道是尤不然人臣之義莫大乎為君討賊故曰大義滅親今季子于慶父親也而于閔公則親而又尊也慶父弑閔彼尊尊親親之義已絕矣苟能誅之則尊尊親親之義兩得之捨慶父而忍乎閔公是尊尊親親之義兩失之也棄兩得而從兩失賢者之所為果如是乎高郵孫氏曰文姜之孫也不稱姜氏所

以令齊絶之哀姜之孫也稱姜氏以明邾非姜氏父母之國其得絶之無疑焉邾容而受之為有罪春秋浚罪邾容他國之夫人特書曰夫人姜氏孫于邾以見其不絶之罪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不書春秋所以嚴逸賊之責也季子奔陳不書適邾不書全之也則其嚴逸賊之責何若季子可與言事存矣事亡則末也有季友在慶父將不免于為戮則曷為謂之無討均之為逸賊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氏曰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程子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胡氏曰桓公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難以善鄰非有安危繼

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氏子也家氏曰春秋書此亦以著桓公不吝改過而大夫之出疆者皆能納君于善也始仲孫之來桓公因使之覘國而仲孫之歸也以魯秉周禮為對不惟存魯于亡又能納君于善而非使事之指也及高子來盟率甲與俱至人疑其將不利于魯而高子立僖公而盟之又

以甲城曾曾于是始定而非使事之指也然齊桓不以失指為怒反因是而伸哀姜之討有以見桓公善用人樂從諫始而覬魯卒而存魯利欲不足以蝕其本心伯之猶有德者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狄人代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祈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

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禦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

曹歸公乘馬祭服牛羊豕雞狗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謝氏曰狄人入衛也國人分散衛已滅矣自文公徙居楚丘建城市營宫室而衛國復興則狄未能滅衛而有之故入衛不書滅張氏曰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而失人心蓋自惠公即位以来宣姜淫恣躭樂亡政習以為常故狄人一至而渙然國隨以亡

非齊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至此無噍類矣衛在春秋時初為大國與齊侯胥命才四十年而淪于亡滅所以治國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篡必滅可不戒哉

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與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

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用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闕疑卷十二